

音燦戶傳詰

卷九之十



07685

春秋左傳詁卷九

傳

文公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

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

有後於魯國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

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史記歷書餘作邪注云邪音餘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漢書志引作諱夏改錫作賜

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衞來賜公命石經宋本

按顧炎武以石經為非誤經傳文往往不盡同如五年經王使榮叔歸舍且贈傳作來舍是也又公羊傳云

錫者何賜也左氏作賜正以釋經今據改叔孫得臣如

周拜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縣訾及匡鄆鄆道元云扶溝縣匡亭在匡城鄉春秋

孔達侵鄭伐縣訾及匡即此邑也晉襄公既祥使告于

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

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衞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

伐之我辭之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者越國而

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

為大子訪諸尹令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鄭元禮記

注齒年也杜本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鬬賈逵

此

此



春秋左傳詁卷九

一

云舉立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恒在少者且是人也漢書而豺聲

忍人也

釋文蠶本又作蜂服虔云言忍為不義

杜取此

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賈逵

云職商臣庶弟

同上杜取此

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

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枝史記作饗王之寵姬而

弗敬也索隱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枝韓非子作廢女而立職傳上云黜商臣似作

廢字為允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亦引作廢女況既作

殺字則潘崇下可無能事諸乎一語告潘崇曰信矣潘

崇曰能事諸乎服虔云若立職子能事之上曰不能能

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云謂弑君

同上杜取此校高

誘戰國策注云大事兵事傳所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也惠氏說亦同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韓非子

內儲篇于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王請食熊蹯而

死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爾雅釋獸其足蹯鄭元周

禮注蹯掌也孟子熊掌我所欲也校服虔注熊蹯見宣

公二年傳下弗聽丁未王縊史記成王自絞死縊之

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

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

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鄭元禮記注踐猶履也杜本要

結外援選注引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

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殺之役晉人

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韻詩毛傳隧道也釋文同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殺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

六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

曰周志有之韻鄭司農云志謂記也周禮注勇則害上不登

於明堂韻核二語今見汲冢周書大匡解云勇如害上則

不登于明堂五經異誼布政之堂故稱明堂明堂盛貌

也南齊書穎容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藝文類聚引又云五經釋例

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舊唐書引又云凡有七穎容例

名英苑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

與明堂爲一疏服虔云明堂祖廟通典杜取此死而不義非

勇也共用之爲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

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

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爾雅遄疾也詩毛傳沮止

也此杜本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

可謂君子矣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

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

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 晉人以公不朝

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

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鄭元儀禮注厭伏也按杜注

厭猶損也今攷漢書集注辛慶忌傳厭抑也與杜注相

近然究不若鄭義為長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未至六

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

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秋八

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鄭惠棟曰古文左氏

說云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

其亂國之大事于太廟故云大事也躋登也登僖公主

于閔公上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鄭司農周禮

注引作宗人禮記云夏父弗綦按鄭詩大叔于田云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鄭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曹詩侯人彼己

之子之已作其惠棟云其可讀為記則忌亦可讀作其

古綦字期字皆省作其與綦同音今按家語亦作綦古

今人表作不忌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服虔注云閔公死時年九歲本先大後小順也躋聖

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窟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

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窟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

先鯀契也本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

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爾廣雅忒差也杜本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百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

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爾家語云置六關

王肅曰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

云不仁惠棟曰廢與置古字通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者

廢其無聲者鄭志答張逸曰廢置也以廢爲置猶以亂

爲治徂爲存故爲今曩爲曩苦爲快臭爲香藏爲去郭

璞詰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杜氏云六關

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杜此說昧于義矣小尔疋亦以

廢爲置杜集解頗用孔鮒之說獨不及此何也今攷莊

子徐無鬼篇于是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是古多訓

廢爲置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家語作字作設縱逆祀祀爰

居三不知也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

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

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

舅錫修昏如娶元妃以奉柔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爾賈穎以為舉國曰潰一邑曰叛

本校賈義本公羊傳國曰潰邑曰叛文正義糾之非也

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

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史記秦本記作

及郟正義曰郟音郊本傳作郊晉人不出按上年傳趙成子曰將必遂自

茅津濟爾史記秦本紀穆公元年自將伐茅津劉伯莊曰

戎號也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茅津杜同封殺尸而還

水經注引爾賈逵云封識之同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石經無舉人之周也爾服虔曰

周備也同上校一切經音義稱賈逵國語注亦云周備也

杜取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

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

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爾雅詒遺也詩毛傳燕安也

韋昭國語注翼成也此杜本子桑有焉秋雨蝨于宋隊

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

公子朱而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

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

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

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賈衛

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

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爾雅允信也此杜本

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

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

主之謂也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說文祁鄭邑服虔

云秦所築城也杜取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

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

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正義徧檢諸本君子

曰下皆無詩云則傳文本自略也按石經及諸刻本皆

有此二字今姑仍之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

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

業及之也說文補習也篆文作肆按詩子寧不嗣音毛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嗣與肆

聲近義同韓詩嗣作詒周禮肆儀爲位鄭注云肆習也

故書肆爲肆儀爲義杜子春讀肆爲肆義爲儀若今時

肆司徒府是也賈逵國語注亦同杜注本昔諸侯朝正

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說文錄怒戰也春秋傳曰諸

侯敵王所錄按今本作愾非說文愾太息也杜注愾恨

怒也當從說文轉訓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石經弓下旁增十旅二字神覽同今从宋本刪以覺報宴惠棟云覺讀

為較何邵公云古者諸侯有較德也今陪臣來繼舊好

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詩毛傳貶賜也戾罪也辭綜西京賦注干犯也杜本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賙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初都

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東夷秋

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蓼諸刊本脫公字今增

入地理志六安國蓼故國阜陶後為楚所滅此臧文

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漢書作咎繇孫叔故碑作寔堅不祀忽諸

服虔云諸辭詩疏德之不建引作速民之無援哀哉晉

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賈逵孔晁皆以甯嬴

春秋左傳品卷九

為掌逆旅之大夫本疏杜取此韋昭國語注甯晉邑今河內

修武是也杜本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按漸尚書作潛史記及劉寬碑並作漸谷永傳日意豈將軍志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讀日沈漸

讀日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欒貞

子霍伯史記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集解白

季皆卒校白季胥臣也白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

解有白城劉昭注引博物志曰白季邑在縣西北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

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于董趙盾將帥
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本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

董水經注引作蒐于董澤郡國志河東郡臨汾有董亭

杜同按郡國志董澤在聞喜邑與董亭自屬兩地劉昭

注兩處皆引此傳雖本杜酈二說然非也今攷董澤當

以涑水所經者爲是杜注反舍此而從彼失之易中軍

陽子成季之屬也按處父蓋嘗爲趙衰屬大夫說苑師

曠對晉平公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

趙衰三日而達是處父由趙衰方得進用杜注作趙盾

蓋傳寫之誤成季趙衰諡成八年傳韓厥言于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杜注卽云

趙衰故知此注傳寫失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

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諡法

聖善周問曰宣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諸刑本誤董逋

逃由質要鄭元周禮注典常也孔安國書傳董督也詩

毛傳由用也杜本治舊沔釋文本本秩禮續常職出滯

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按賈佗與賈季是

屬兩人韋昭國語注賈佗卽賈季恐非使行諸晉國以

爲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服虔

云子車秦大夫氏也詩疏杜取此按詩黃鳥云子車奄息正

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義同今傳仍作車當是轉

寫之譌孔氏所據乃古本也史記秦本紀亦作子輿氏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韻服虔云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同君子曰秦穆

之不為盟主也宜哉**韻**史記蒙恬列傳秦穆公殺三良而

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王充論衡儒家

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請道纏子稱墨家有

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

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穆晉文言之夫謬者誤

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謚美于繆公云云

按此則穆當讀曰繆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論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長

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韻**廣雅風聲也文選分之采物

者之話言**韻**廣雅話善也杜本為之律度**韻**服虔云臯氏

為鐘各自計律倍而半之黃鐘之管長九寸則黃鐘之

鐘長二尺二寸半餘鐘亦各自計律倍而半之度量衡

其本俱出于律本疏陳之藝極六經正誤引**韻**文穎漢書

注所射準的為藝詩毛傳極中也杜本引之表儀**韻**廣

雅引道也杜本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

秩文選注引倉頡篇委任也杜本道之禮則諸刊本禮

是後人妄加使毋失其土宜杜本厭隸賴之而後即命**韻**詩毛

今據石經刪傳即就也杜本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

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

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

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圖盜法不勤成名曰靈

又好祭鬼怪曰靈又亂而不損曰靈晉人以難故圖服

度曰晉國數有患難史記集解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

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

者難必抒矣圖服虔作紆紆緩也本說文同按杜注抒除

也是隨文生訓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

圖服虔云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史記集解立其子民

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圖服虔云班次也同上其

子何震之有圖服虔云震威也同上杜取此且為二嬖淫也為

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

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圖按雍杜祁子史記以為秦出

誤以君故讓偪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

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圖鄭元儀

禮注亞次也杜本此秦大而近足以為後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圖世本范氏晉大

夫隰叔之子士為之後為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

文子燮燮生宣叔句句生獻子鞅鞅生吉射惠棟云范

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

氏本陶唐氏之後襄廿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

夏爲御龍氏注云謂劉累也又云在周爲唐杜氏汲郡
古文云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杜伯之子隰
叔違難奔于晉生子輿卽士蔿也士蔿生士穀士鞅鞅
生會食采于范是爲范武子宣子曰晉主夏盟爲范氏
焦竑曰士穀士會士皆當作土傳譌讀爲杜土姓杜伯
之後土卽古杜字棟按古土字皆作土見收史記曰有
邦有士今呂刑作土周頌曰保有厥士正義作土呂覽
在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高誘曰士
當作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士焦氏以爲傳譌非也土本
古杜字鄭康成周禮注云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卿子
曰杜作乘馬楊倬按世本相土作乘馬毛詩自土沮漆

齊詩作自杜又云徹彼桑土韓詩作桑杜毛詩左氏傳
皆出孔壁中故多古文今按晉語訾詎曰隰叔子違周
難于晉生子輿爲理韋昭曰理士官也班固亦云晉主
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是范氏又似以官爲氏存
攷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
鄆音按劉昭郡國志注垣縣下引此傳文賈季逆公子樂
于陳趙孟殺諸鄆鄆據此則今左傳本脫鄆字襄二十
三年傳成鄆鄆劉昭垣縣下注復引博物志云縣東九
十里有鄆鄆之阨皆連言鄆鄆則係晉之一邑可知傳
旣脫鄆字而杜注遂泛言鄆晉地可云近而不察矣今
據補賈季怨楊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

月賈季使續鞠居國姓纂晉大夫狐鞠居食采于續又姓續氏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冬十月襄

仲如晉葬襄公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國說文帑金幣所藏字書帑从子經傳

妻帑亦从巾桂注帑妻子也蓋本章昭國語注夷之蒐

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國爾雅敵當也史記衛世家

注引服虔同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

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國索隱稱志林介因

也杜本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

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

送致諸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隋書

經籍志引作時以序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鄭元周禮注引於是乎

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作生民之本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

焉非禮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

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曠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

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

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國高誘淮南王書注縱放也杜本必不可君其圖之親

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

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
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卽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

鬪服虔云康公秦穆公之子營晉出也御覽曰文公之人

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鬪服虔云呂甥卻芮欲焚公宮也

上乃多與之徒衛鬪服虔云衛從兵也上穆嬴鬪服虔

云襄公夫人同上杜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

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鬪服虔云

寘置也同上此大子史記集解御覽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父子之

賜鬪服虔云如子善爲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

道也則吾受之賜賜猶惠同上不才吾惟子之怨鬪服虔

云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怨其教不至也同上王

肅云怨其教導不至集解今君雖終言猶在耳鬪服虔云

君沒未久其言聲氣尚在耳御覽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

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鬪服虔云言諸大夫患穆嬴以君

顧命之言責己也畏偪迫無置大子一云畏他公子相

偪迫也同上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

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

之步招禦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

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厲兵秣

馬蓐食餽按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宴注云未

起而牀蓐中食杜注取此吾友王給事念孫廣雅疏證

又云蓐厚也蓐食者厚食也不得云牀蓐中食今知不

然者此傳下云潛師夜起則夜食可知成十六年蓐食

申禱其時楚軍亦曰雞鳴而起襄二十六年秣馬蓐食

下亦有楚軍宵潰之文是張宴云牀蓐中食而杜從之

不為無據且蓐字當从本訓說文蓐陳草復生也人所

藉薦蓐取其豐厚亦如草之復生故名為蓐耳潛師夜

起戊子敗秦師于刳狐至于刳首餽水經注引闕駟云令

狐卽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顧炎武云後漢衛敬侯碑

陰文城惟解梁地卽刳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

春秋左傳註卷九

十五

鄆玉篇鄆口瓜切秦地在河東對刳首乙丑先蔑奔秦

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

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

也何必子同官為寮釋文本又作僚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

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

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

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

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鄭舒且讓之鄭舒問於賈季曰趙

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

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且爲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鬪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 晉卻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春秋左傳話卷九

十六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尚書作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鬪賈逵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易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鬪服虔云解揚晉大夫史記集解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鬪服虔以爲致之于鄭本疏按杜注既言申鄭地則服說云致

之于鄭方得事實寧有以鄭地轉致于衛者乎劉炫以服說規杜得之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襄王崩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

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洛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歸 辭絲東京賦注珍貴也 杜本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

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

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

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歸** 高誘淮南王書注效致

也 杜本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 **歸** 東觀

春秋左傳卷九

十七

漢記其先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別封于梁將中軍先克

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

耳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二月葬

叔如周葬襄王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尤及樂耳鄭及楚平 公

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

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楚侵陳克壺 **歸** 水經注汝水

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

陳克壺丘是也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

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蔑陳懼乃及楚平 冬楚子越椒

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

神勿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

杜本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地理志左馮翊徵師古曰

此 左傳所云取北徵謂此按史記晉世家作秦亦取晉之

殺初楚范巫裔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

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

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地理志宏農

春秋左傳卷九

十一

郡商杜本 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爾雅小洲曰

渚杜本 按鄭元禮記注渚作渚渚古字同說文如渚

者渚丘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

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

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

栗頃王立故也蓋法敏以敬慎曰頃陳侯鄭伯會楚子

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

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

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地理志梁國睢陽禹貢

盟諸澤在東 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杜本

遂為右司馬地理志汝南鄢期思 子朱及文之無

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

釋文本又作燧

鄭元禮記注金燧可

取火于日

杜本此

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廣疋扶

擊也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

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鄭箋謹猶慎也罔無也

杜本此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

以亂官乎厥貉之會麋子逃歸

公羊麋作圃

按字亦作麋

麋麋字近音同惠士奇引盛宏之荊州記云當陽本楚

之舊麋在當陽境也

十一年春楚子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麋

至于錫穴

諸刊本並誤作錫今從兩漢志及岳本改作錫

按防卽漢中郡之房

陵房防本一字防渚蓋房陵縣之渚也錫卽漢中郡之

春秋左傳卷九

十九

錫郡國志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是也應劭漢書注錫

音陽陸德明云或作錫星歷反非闕駟十三州志防陵

卽春秋防渚也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

之從於楚者秋曹文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襄仲聘

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服虔云反不書者施而

不德衛冀隆亦同服義疏因賀楚師之不害也鄭瞞

侵齊說文鄭北方長狄國也在夏爲防風氏在殷爲汪

一芒氏春秋傳曰鄭瞞侵齊按此則鄭爲國號瞞或其君

之稱如曾稱豪之類服虔注並云鄭瞞狄國名疑非也

遂伐我服虔云伐我不書諱之疏公卜使叔孫得臣追

之古侯叔夏御莊叔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服虔云魯

大夫也

史記集解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釋文本又作喬

富父終甥春其喉

服虔云春猶衝

同上杜按說取此

文無揜字史記作春鄭元禮記注待其從容云從讀如

富父春戈之春合以服注是古本皆作春今从改正以

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云子駒魯郭門名

杜本

王符潛夫論魯之公族有子駒氏以命宣伯

虔云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

使後世識其功

同上杜取此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虔云武周公周平王時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狄國名

同司徒皇父帥師禦之

班諸刊本作班非今改正

御皇父充石

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

春秋左傳註卷九

二十一

物志云陳畱封丘有狄溝春秋之長丘也獲長狄緣斯

賈逵云僑如之祖

同上杜取此

服虔云不言所埋埋其身

首同處於戰地可知

本疏

皇父之二子死焉

父與穀甥牛父三子皆死鄭眾以爲穀甥牛父二人死

耳皇父不死馬融以爲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爲狄所

殺名不見者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如今皆死誰殺緣

斯服虔云殺緣斯者未必三子之手士卒獲之耳下言

宋公以門賞彤班爲皇父御而有賞三子不見賞疑

皆死賈君爲近之

本疏

按彤班獨見賞或殺緣斯者卽彤

班也故以門爲彤門所以旌其功亦可備一說又服杜

皆取賈義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謂之彤門

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史記潞作潞焚如作夢如齊襄公之二

年國校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

家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成父攻殺之十二諸侯表亦

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處史文並同攷

齊惠公二年即魯宣公二年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

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譌杜因有既長且壽之說

失之不攷也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國賈逵云齊大夫

史記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國京相璠曰

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水經注杜同此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國服虔云獲與僑如同時上鄭瞞由是遂亡

郈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國服虔云自安猶處

春秋左傳音義

五

也夫鍾邑名徇服虔作循曰循順也御覽杜取此

十二年春郈伯卒郈人立君國服虔云立君改立君不用

大子也上大子以夫鍾與郈邾來奔國服虔云郈邾亦

邑名也一曰郈邾之家實主大子及身而自安於夫鍾

國人以為不順故郈伯卒而更立君大子以其國實來

奔也上惠士奇云然則邾不當从邑公以諸侯逆之非

禮也故書曰郈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杞桓公來朝

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魯公許之國顧炎武云啖

叔佐曰左氏事蹟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

來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于此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

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

舒叛楚圖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鮑舒龔舒郡國

志廬江郡有舒及龍舒侯國杜本夏子孔執舒子平及

宗子遂圍巢 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西

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

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

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

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

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

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秦為令狐

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圖服虔云晉地也史記集解

圖經羈馬城在今邵陽縣東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

春秋左傳註卷九

五

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

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

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

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

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

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圖服虔云肆

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周禮惠棟曰詩云是伐

是肆鄭箋云肆犯突也杜謂肆為暫往而退此釋輕非

釋肆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

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襄糧坐甲圖荀卿子曰庶士介

而坐道即坐甲也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

綏舊說緩卻也

本疏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

愨也**綏**說文愨閉也謹敬也一日說也一日且也春秋傳

曰兩君之士皆未愨按今本問誤問且誤甘从玉篇廣

韻校改哀十六年昊天不愨杜注愨且也正用說文此

注愨缺也未知何據余按此愨當與間同義故說苑載

此事云三軍之士皆未息間義並通又釋文云愨爾

雅願也強也且也韓詩曰愨間也昭二十八年傳愨使

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愨字亦當訓且杜注

愨發語之聲非惠氏補注訓作願亦失語意又按方言

春秋左傳卷九

五

廣雅訓愨爲傷與此傳義亦通明日請相見也與駢曰

使者目動而言肆**綏**服虔通俗文云目動曰眴一切經說音義

文句目搖也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綏**高誘淮南王書

注薄迫也

杜本此

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

夜遁復侵晉入瑕**綏**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劉昭注秦

侵晉及瑕卽此按此陝州西南之瑕昭注以爲解縣之

瑕非也因爲秦所侵故明年春卽使詹嘉處瑕以守桃

林之塞耳桃林及瑕皆屬漢宏農縣地城諸及鄆書時

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綏**郡國志宏

農郡宏農有桃丘聚故桃林

杜同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

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

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

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

犯服虔云謂能處賤且又知恥言不可汗辱

疏本其知足

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

史記秦本紀作魏壽餘正義曰儻音

受亦作儻音同

服虔云晉之魏邑大夫

史記集解

以誘士會執其帑

於晉按趙岐孟子注帑妻子也章昭國語注妻子曰帑

則此執其帑當亦兼妻子而言杜注止云壽餘子恐鑿

觀下傳士會云妻子為戮而秦伯即答云所不歸爾帑

是帑兼妻子之一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

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

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

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

以策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

疏本白氏六帖引舊注

云以有策而不用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韓非說難曰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于晉而為戮

于秦也元何休注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按非之說必非

無據或即出秦史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

處者為劉氏後漢書賈逵傳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

識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按范蔚宗後漢

書賈逵傳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後儒因并疑傳文此語爲賈氏所增益今攷左傳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士匄之語叔孫蔡墨之對獻子其言范氏爲陶唐氏之後劉累之裔固已甚明不必藉此語爲之佐證也則疑賈氏增益傳文者蓋習而不察耳惠棟曰處者爲畱謂畱于秦者遂以爲氏漢人因改畱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此語或尙得事實然惠氏每喜引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證經竊所不取邾文公卜遷于繹國地理志魯國騶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按繹嶧字同京相璠曰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

水經注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

杜本此

五五

爾不可使多蓄憾

釋文蓄本又作畜憾本又作憾今並从石經釋文訂正

將免我乎

爾爲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

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糞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

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鬪王逸楚

辭章句叛倍也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子晉趙宣子

平王室而復之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襄羣舒使公子

變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

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

郡國志

南郡中廬侯國襄陽者舊傳故廬戎也

杜同

及叔麋誘

之遂殺鬪克及公子變初鬪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

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變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
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
月卒於齊告喪請葬弗許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
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齊人定
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
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歸吾友孔檢討廣森云桓公如夫
人者六人懿公母氏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
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
叔姬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

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歸服虔

曰華耦爲卿侈而不度以君命修好結盟舉其官屬從

之空官廢職魯人不知其非反尊貴之其意以爲貴者

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也本疏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

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

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

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

親也飾棺寘諸堂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

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弗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

國服虔云史佚周成王太史疏禮記兄

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

龜釋文龜又作龜

國服虔云魯

國中小寇非異國攻伐故不書也

本疏

一人門于戾丘皆

死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

春秋左傳註卷九

天

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

高誘

呂覽注怠懈也

杜本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

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

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郟丘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 伍瑞休江陵記曰

春秋左傳詁卷九

五

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卽此

城也御覽鄆陽圖經阜山在房縣南一百五十里左傳戎

伐其西南至于阜山是也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

訾枝庸人說文鄆南夷郡國志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杜同

此帥羣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通鑑注引穎容釋例

曰麋當陽也劉伯莊史記地名曰濮在楚西南周書王

會篇曰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曰百濮爾雅南至于濮

鉛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

阪高按蜀志張飛傳曹公追先主一日一夜及于當陽

之長阪今長阪在當陽南北去江陵城百五十里地形

高險或卽楚人所欲遷也荊州記亦云當陽縣東有櫟

林長阪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與
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
罷自廬以往圖按此廬當卽南郡中廬振廩同食次于旬
滋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圖圖經竹山縣古庸國方城
山在縣東南三十里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
庸師眾羣蠻聚馬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
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圖史記楚世家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
而立是謂楚武王索隱曰古本蚡作蚡音憤冒音亡北
反或亡報反古今人表作蚡王符潛夫論亦作蚡冒按

杜注與史記異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圖

孔安國書傳軍走曰北杜本惟裨儵魚人實逐之圖郡

國志巴郡魚復古庸國劉昭注文十六年魚人逐楚師

是也按庸國庸字當作魚水經注江水下魚復故魚國

也杜同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

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圖服虔云隊部也杜取子越自石谿

子貝自勿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

庸 宋公子鮑圖史記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本無革字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圖說文貸施也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國

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

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詘服虔云襄夫人周襄王之姊王

姬也不可飽不肯也

史記集解

乃助之施

諸本乃字誤作施夫人今改正

昭

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瞻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馬乘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紆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詘詩毛傳姑且也紆杜本緩也杜本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詘廣雅行去也杜本夫人使謂

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禮記疏引此攻帥甸作甸帥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

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

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鬪揚雄太元經滅日省也杜本此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

手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苟鄭事鬪賈逵

云苟敕也本疏賈服皆云苟敕也本疏韋昭國語注箴猶

敕也按晉以後諸本皆作藏徧檢字書並無藏字方音

藏字亦後人追改今攷字當為苟通作葢形相近而誤也說文

苟自急敕也正用賈義方言苟備也苟字從苟亦是一

證今據改又服杜皆取賈義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

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鬪高誘淮南王書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

有幾何言常畏也杜本又曰鹿死不擇音鬪服虔云鹿

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

至也按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蹶

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凡間暇

則有好音逼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主音聲

而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

得正義非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

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揚雄太元經滅日省也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

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苟鄭事賈逵

云苟敕也本疏賈服皆云苟敕也太章昭國語注箴猶

敕也按晉以後諸本皆作藏徧檢字書並無藏字方音

藏字亦後人追改今攷字當為苟通作咸形相近而誤也說文

苟自急敕也正用賈義方言苟備也荀字從苟亦是一

證今據改又服杜皆取賈義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

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

日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餘幾高誘淮南王書注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

有幾何言常畏也杜本又曰鹿死不擇音服虔云鹿

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

至也按莊子人間世獸死不擇音郭象注譬之野獸蹴

之窮地意急情迫則和聲不至劉逵吳都賦注凡間暇

則有好音逼急不擇音凡獸皆然非惟鹿也皆主音聲

而言杜注以音作蔭義轉迂曲而無所承劉炫規之最

得正義非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德則其

鹿也鋌而走險說文鋌銅鐵扑也挺拔也按此似當从

手廷高誘呂覽注猶動也蓋云動而走險耳杜注非義

訓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做賦以待于條

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疆令豈其罪

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墾池

為質焉 秋周甘歆敗戎于郊垂按說文無郊字廣韻

郊沈字古文國名亦姓本自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

于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服虔云郊垂在高都南水

注 按服說最諦郡國志亦云新城縣有高都城今亭在

城南七里京相璠亦引舊說言沈垂在高都南而又以

春秋左傳卷九

重

為上黨有高都縣此回遠之至宜其為道元所嗤矣乘

其飲酒也 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襄仲如

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

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

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

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齊懿公之為

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按史記齊世家曰與邴

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則田乃田獵或以為田邑誤漢書

古今人表作邴歆水經注亦作邴戎廣韻丙字注引風

俗通云齊有大夫邴歆及卽位乃掘而則之說文掘而

使歌僕謂賈逵云僕御也

史記集解杜本此

納閭職之妻

史記作庸職說

苑引作庸織

而使職驟乘

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

杜本職

歌以扑扶職鄭元儀禮注扑擊也廣雅扶擊也

杜本職

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

人立公子元 六月葬文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

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

仲謂服虔云襄仲公子遂

史記集解

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謂服虔云叔仲惠伯

上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

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

春秋左傳記卷九

晉

人止之曰人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

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

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

韋昭國語

注引作李它

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

大史克

魯語作里克

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

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書賈逵傳贊言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後儒因并疑傳文此語爲賈氏所增益今攷左傳襄二十四年昭二十九年士匄之語叔孫蔡墨之對獻子其言范氏爲陶唐氏之後劉累之裔固已甚明不必藉此語爲之佐證也則疑賈氏增益傳文者蓋習而不察耳惠棟曰處者爲畱謂畱于秦者遂以爲氏漢人因改畱爲劉以合卯金刀之說此語或尙得事實然惠氏每喜引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證經竊所不取邾文公卜遷于繹園地理志魯國騶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按繹嶧字同京相璠曰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

水經注杜本此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

春秋左傳話卷九

五

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園服虔云載馳五章屬鄘風許穆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

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詩王肅云君治九土之宜上以揆

百事詩毛傳揆度也此本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詩毛

傳成平也杜本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

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賈逵云帝

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

醜類惡物詩毛傳醜惡也此本頑嚚不友是與比周詩

廣雅比近也韋昭國語注周密也杜本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史記作渾池服虔用山海經以為驩兜人面馬喙

渾敦亦為獸名疏又服虔通俗文大而無形曰侏侏一

經音少皞氏有不才子服虔云金天氏帝號同上杜

義

與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諧庸回廣雅崇聚也靖安也詩

毛傳庸用也回邪也杜本服說蒐慝服虔亦以蒐為

隱陰慝謂陰隱為惡也疏高誘呂覽注服行也孔安國

書傳慝惡也杜取服說餘以誣盛德服虔以成德為

成就之德故為賢人也定本成德為盛德同按成盛古

字通公羊皆以盛為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服虔云

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史記集解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小爾雅話善也杜本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橈杙賈

逵云橈杙凶頑無疇匹之貌謂餘也同服虔按神異經

云橈杙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

能門不選

本說文楊斷木也从木曷聲春秋傳曰楊柶

按說文無柶字當以作柶為是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

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鬲買達曰

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為縉雲之官上同

服虔云夏官為縉雲氏杜取說文縉帛赤色也春秋傳

曰縉雲氏禮有縉緣从糸晉聲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按賈子道述篇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正可作此

冒字訓解杜注冒亦貪也乃隨文生義耳侵欲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鬲高誘淮南王書注實財也杜本不知

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鬲買服並云貪財為饕貪食為餮本疏杜服虔按神翼

春秋左傳諸卷九

三

經饕餮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上同說文飮貪

也春秋傳曰謂之饕餮按飮字本从殄省故亦可作饕

玉篇亦云饕與飮同高誘淮南注帝鴻氏之裔子渾敦

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

故謂之三危今攷孟子舜流共工于幽州賈逵云窮奇

共工也放驩兜于崇山賈逵云渾敦驩兜也音亦相近

巫繇于羽山賈逵云檣杌繇以此傳及孟子證之不當

如高氏之說矣然四凶獨缺饕餮四裔復闕西裔則竄

三危者當即指饕餮也書傳三危西裔之山水經注三

危山在敦煌南圖經云三危山西極要路是矣舜臣堯

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檣杌饕餮投諸四裔鬲買

達云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史記集解

詩毛傳投棄也方

言同廣雅裔遠也

杜本

以禦螭魅鬪賈逵云螭山神獸

形或曰如虎而獸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

服注同並周禮

疏按說文作魁云老精物也與賈注微異服虔云螭魅

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

史記集解

按服所引當亦神異經之文

杜取服說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

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鬪詩毛傳徽美也鄭元周禮注典

常也杜本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春秋左傳詁卷九

天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

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

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鬪賈

逵云出逐也

同上

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

司寇以靖國人

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

形或曰如虎而獸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

疏按說文作魁云老精物也與賈注微異服虔云螭魅

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

春秋左傳詁卷九終

五十四里

曾孫用勳校刊

春秋左傳詁卷十

陽湖洪亮吉學

傳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文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

春秋左傳詁卷十

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棗

林以伐鄭也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服虔云北林鄭南

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陵鄉在新鄭北故

人曰北林也水經注按道元主杜說以京服說為疏囚晉解

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

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

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

競於楚詩毛傳競強也杜本此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釋文受命于楚本或作命于楚今按杜注

不當有受字似可刪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

百人

諸本百下人字釋文所無

狂狡輅鄭人入於井服虔云輅

迎也

見傳十五年杜取此

膏盲狂狡臨敵

拘于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于識疏詩倒戟而出之

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

之謂禮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

昭有慈惠宗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

甲冑之戒

當作

昭果毅以聽惠棟云據此則戎為句昭

果毅以聽古語也下四句乃左氏益之耳杜注殊不的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

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呂覽作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高誘注今

呂覽作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高誘注今

日之事御事也按正作制蓋因秦始皇名正而改也與

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釋文憾本

又作憾今定作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

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

文馬百駟賈逵云文韋文也王肅云畫馬也史記說文

駁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馮从馬从文文亦聲春

秋傳曰馮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王與杜

周書王會曰犬戎文馬按正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

文采者蓋取賈義今攷叔重既言駁馬赤鬣縞身目若

黃金又云畫馬也則意亦言馬之文采似畫耳漢書王

莽傳注晉灼曰許慎說文馮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西

戎獻之晉所引與今本說文異以贖華元于鄭牟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鬪服虔載三說皆以子馬然爲叔牂之言對曰以下爲華元之言賈逵云叔牂宋守門大夫華元既見叔牂牂謂華元曰子見獲于鄭者是由子之馬使然也華元對曰非馬自奔也其人爲之也謂羊斟驅入鄭也奔走也言宋人贖我之事既和合而我卽來奔耳鄭眾曰叔牂卽羊斟也在先得歸華元見叔牂牂卽誣之曰奔入鄭軍者子之馬然也非我也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是汝驅之耳叔牂既與華元合語而卽來奔魯又一說叔牂宋人見宋以馬贖華元謂元

以贖得歸謂元曰子之得來當以馬贖故然華元曰非馬也其人也言已不由馬贖自以人事來耳贖事既合而我卽來奔本按以叔牂爲羊斟始于鄭眾而杜用之又無別據第云羊斟與叔牂當是名字相配今攷羊當是氏無緣作字與氏相配又羊斟既明言今日之事我爲政則不得更以子之馬然面誣華元鄭眾之說非也辭前既有言則元亦不必反爲飾辭杜說亦非賈以叔牂爲宋守門大夫其義最確服虔稱或一說亦云叔牂宋人與賈注合也又既合而來奔句正義欲申杜乃不引爾雅釋詁文合對也而云合是聚合言語亦可謂進退失據又按淮南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是斟又

訓斟酌之斟其御羊斟不與謂御不與食羊羹也高誘注亦不以羊斟爲人姓名得之宋城華元爲植巡功

鄭司農云植爲部曲將吏本疏及周禮疏杜本此城者諶曰睥其

目目說文睥大目也从目旱聲字林同睥其腹乘甲而復

于思于思目賈逵云白頭貌本服虔同疏詩惠士奇曰核毛

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

作鮮 之間聲近斯正義云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

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

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按此則于爲須斯

爲白于斯爲白須也今按杜注以于斯爲多髭貌恐非

當以賈義爲長乘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

犀兕尙多乘甲則那目廣雅奈那也按那猶言奈何也役

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

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

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

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目

賈逵云雕畫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

目高誘呂覽注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辟丸以爲樂

也宰夫廌熊蹯不孰諸本孰作孰從宋本改正目說文廌爛也方言

廣雅廌熟也正義引字書曰過熟曰廌按杜無注故采

眾說補之服虔云蹯熊掌其肉難熟史記集解說文獸足謂

之番从采田象其掌殺之寘諸春說文春蒲器可以

盛糧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一本問

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說文雷屋水漏也

釋文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按溜

與雷同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

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

又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衰不

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賈逵云驟疾也引國語注公患

之使鉅麇賊之呂覽作沮麇古今人表作鉅麇說苑買

逵云鉅麇晉力士史記集解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詩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杜本麇

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高誘呂覽注大夫稱

主因曰民之主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

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呂覽觸庭槐而死外傳曰觸庭

之槐而死韋昭注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

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按惠氏云麇退

而觸靈公之庭槐明歸死于君其說得之杜注以為趙

盾庭樹非也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

提彌明知之公羊傳作祁彌明史記作示趨登曰臣侍君

寘過三爵非禮也遂跳以下服虔本扶作跳注云趙盾

徒跣而下走

本疏釋文同

按禮見君解襪哀二十五年稽顙

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此其證也公嗾夫獒焉說文

嗾使犬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獒犬知人心可使者釋

文嗾服本作啜尚書傳獒犬也尔疋狗四尺爲獒服

虔云嗾啜也夫語辭獒犬名公乃嗾夫獒使之噬唇也

本疏按服讀啜爲啜非改字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

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地理

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杜本

馬融曰在蒲坂華山

之北河曲之中

對昭補注

鄭道元云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

明醫桑之下卽此水經注

舍於醫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

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服虔云宦

春秋左傳卷十

六

宦學士也

史記集解

又禮疏引服注云宦學也

杜取

未知母

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

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

對曰醫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服虔云不望

報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子桃園

虞翻曰園名也

同

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

其君以示於朝石經及宋本視皆作示惠棟曰毛詩鹿

鳴曰視民不怵鄭箋曰視古示字士昏禮曰視諸矜聲

注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郭忠恕曰鄭君此

說大與說文石經相乖郭氏不識古文其說非也今按

鄭康成曲禮幼子常視無誑注曰視今之示字漢書趙

充國傳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云漢書

多以視爲示古通用字且說文列作部首則非俗字可

知郭說固非惠氏之說亦祇見其一也宣子曰不然對

日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王肅曰此邨風雄雉之詩惠棟云

今詩感作阻怙小明作感而上句又異王子雍或見三

家之詩據以爲衛詩三家惟齊詩亡于魏代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

惡服虔云聞義則服史記集解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說文肩髀也从尸下开居口

肩或從肉或從骨殿聲今作髀蓋又髀之省文也壬申

朝于武宮 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服虔云麗姬

與獻公及諸大夫詛無畜羣公子欲令其二子專國本

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諸本適下有子

適昭十八年正義引作宦卿之適以爲公族詩魏風正義

引傳同是古文無子字宋本亦無今削去又一切經音義

當屬元應所據本適嫡古字同鄭康成禮記注宦仕也

此杜本而爲之田以爲公族服虔云公族大夫集解又

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

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旌車之族服虔云旌車

戎車之倅詩鄭箋及疏引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

夫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晉侯伐鄭及鄆按補刻石經及涪化本鄆作延顧氏以石經爲非今攷鄆卽鄭廩延地隱元年傳卽作延

顧說非也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

至于洛地理志宏農郡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南北

至鞏入河杜本 觀兵于周疆服虔云陸渾戎在洛西

南觀兵陳兵示周也史記集解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賈

達云王孫滿周大夫也史記集解 服虔云以郊勞禮迎

之也同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

夏之方有德也吾友孫兵備星衍曰夏之方有德謂啟

之世杜注云禹非也啟鑄鼎事見墨子明鬼篇云九鼎

既成遷于三國是此鼎無疑後人誤傳爲禹鑄今山海

經海內大荒等篇卽後人錄夏鼎之文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服虔云使九州之牧貢 同上杜 鑄鼎象物賈

達云象所圖物鑄之于鼎同上杜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

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劉逵引傳作使 禁禦不若惠

棟云張衡東京賦云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

能逢旃尔疋釋詁云若善也郭璞注左傳云禁禦不若

今左傳作不逢不若案下傳云莫能逢之杜氏曰逢遇

也既云不逢又云莫逢文既重出且杜氏不應舍上句

注下句此晉以後傳寫之謔今從張衡郭璞本訂正螭

魅罔兩說文作螭魅罔兩鄭康成周禮注作螭魍魎

云百物之神曰魃通俗文山澤怪謂之螭魃木石怪謂之魍魎莫能逢之

張衡東京賦作逢旃毛萇詩傳曰旃之也

用能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賈逵云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

史記集解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爾雅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鄆

說文鄆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春秋傳曰成王定鼎于郊鄆京相璠曰郊

山名鄆地邑也

水經注

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

師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

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春秋左傳諸卷下

九

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

賈逵云姑南燕姓

史記集解杜取此夢天使與已蘭

賈逵云蘭香草也杜取曰余為伯儵

說文作百皃云黃帝之後姑姓按儵即皃但移偏傍居上耳惠氏譏釋文誤字非也余而

祖也

賈逵云伯儵南燕祖同上杜以是為而子

王肅云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取此杜以蘭有國香人服媚

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

鄭子之妃服虔云鄭子文公之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族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詩疏杜取此

曰陳媯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韻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也杜本又娶于

蘇生子瑕韻史記瑕作漑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音既左

傳作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泄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

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

聞姬姑偶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韻丘光庭曰石癸所言

是論佶字之義字當从人从吉後代改之从女安得吉

人之語乎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啟之

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充寵韻廣雅九極也杜本

此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

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韻章

昭國語注芟草曰刈又云刈鎌也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

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鼈于鄭靈公韻說文鼈大鼈也

公子宋與子家將見于公之食指動韻服虔云第二指史記

集解杜取此俗所謂噉鹽指也本說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

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

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勿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無道也稱臣之罪也

說已見前文公十六年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

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

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

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子良生于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

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鬪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爲賈爲

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

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嬴

者若今別獄也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澁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

敖氏戰于臯泚伯棼射王汰輈

大聲臣鉉等曰本音他達切今左傳作汰舟非是說文

故大象人形據此則汰从水大聲爲古秦字之省文音

義亦通徐說似非別本又作汰誤及鼓附著于丁寧又

射汰輈以貫笠轂

上以禦矢也一曰車轂上鐵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

笠

本疏

按著當从竹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也按巡師即徇師也字詰云徇今巡字

釋文

吾先君文

王克息獲三矢焉伯葵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

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釋文邲本又作郎說文郎漢南

之國漢中有郎關地理志江夏郡雲杜應邵曰左傳若

敖娶於邲今邲亭是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邲詩毛傳畜養也此杜本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王

逸天問章句子文之母邲公之女旋穿閭社通于丘陵

以淫而生子文邲夫人使奔諸夢中班固序傳作曹中

曹日雲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說文云楚人

春秋左傳詁卷十

十一

謂虎為烏虺今校虺字係徐鉉新附惠氏補注以為說

文誤也又惠氏引唐石經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

疑今本脫一為字不知此亦朱梁補刻石經非唐石經

也又按王逸章句楚人謂乳為鬬穀今攷鬬乃伯比之

姓章句鬬字恐後人妄增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

文其孫箴尹克黃高誘呂覽注楚有箴尹之官諫臣也

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

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改名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

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
姬卿自逆也 冬來反馬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
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卽楚故也 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
齊 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

地理志懷平臯皆河內郡屬縣應劭曰邢侯自襄國徙平臯當齊桓時衛人伐

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名曰邢丘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杜本惠棟云劉光伯據梅

賾秦誓商罪貫盈以爲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

得爲習其說是也而所引之書非也按韓非子曰有與

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或曰子姑

春秋左傳卷一

十三

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此說與劉合可

以規杜過矣將可殪也爾雅殪死也說文同周書曰

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 楚人伐

鄭取成而還 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

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弗過之矣

問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

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劉賈許

穎皆以經諸及字爲義疏本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 鄭

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

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史記晉世家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曰斥謂斥堠之人也按

宣八年左傳晉伐秦獲謀殺諸絳市謀卽此斥也晉成

公六年爲魯宣八年故知然也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眾舒叛故伐舒

蓼滅之楚子彊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地理志會稽郡

吳故國山陰越王句踐本國此晉胥克有蠱疾卻缺

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

葛弗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爾雅懷

春秋左傳詁卷十

而還思也此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鄭元周禮注徵召也此夏孟獻

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

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鄭元禮記注引作孔甯又儀高誘引作儀通于夏姬皆

衷其相服說文衷裏褻衣春秋傳曰皆衷其相服相曰

日所常衣字林同又曰婦人近身內衣也此以戲於

朝泄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詩毛傳宣示也此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

之公弗禁遂殺泄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高誘呂覽

注辟邪也此杜本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 楚子為厲

之役故伐鄭 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

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

卒崔杵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

曰崔氏非其罪也正義何休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

難左氏蘇氏釋曰崔氏祖父名不見經傳則知非世卿

云云惠棟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

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為崔氏濟南東朝

陽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氏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

八世孫天生孖為齊正卿云云億廿八年傳有齊崔天

蘇竟謂崔子祖父名不見經傳非也且告以族不以其

凡諸侯之大夫違書孔傳違奔亡也杜本告於諸侯曰

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

然則否 公如齊奔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

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

宋師伐滕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劉

康公來報聘 師伐邾取繹 季文子初聘于齊 冬子

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

鄭逐楚師于潁北地理志潁川郡陽城陽乾山潁水

所出東至下蔡入淮此本諸侯之師戍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也可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鄆按說文鄆

鄭地今考隱元年至于廩延杜注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此注復云楚地至後二年楚子師次于鄆注又

云鄭北地前後不同如此自當以說文爲定也令尹蕩艾獵城沂服虔云艾獵蕩賈之子孫叔敖也杜取按世

本爲艾獵爲叔敖之兄今云艾獵卽叔敖未知何據襄

春秋左傳卷十

十一

十五年傳爲子馮爲大司馬世本云子馮艾獵之子而

杜亦云叔敖從子也明艾獵非卽叔敖杜注一依世本

一又取服注可云前後失據使封人慮事舊注封人

司徒之屬官周禮疏以授司徒量功命曰分財用平板榦

爾雅板榦榦也舍人云榦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杜

此稱畚築章昭國語注畚土籠也杜畧程土物議遠

邇略基址廣雅畧行也杜本具餼糧鄭元周禮注餼

乾食杜本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廣雅係經

也素係同鄭元儀禮注刑法定爲素晉郤成子求成于

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

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說文轅車裂人也春秋傳曰轅諸栗門此杜本因縣陳陳侯在晉

申叔時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

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

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曰

之田此杜本牽牛以蹊人之田此杜本史記陳世家楚世家蹊並作徑說文徑待也

作蹊杜注蹊徑也蓋本史記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

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

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

文儕等輩也春秋傳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

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取封夏徵舒之州周禮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

按史記蘇秦列傳說楚威王曰東有夏州海陽當卽此

襄駟集解引車允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

夏州晉書劉毅傳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故書曰楚

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

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

大宮賈逵云臨哭也御覽杜且巷出車吉賈逵云陳

于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同按下言師退鄭人修

城則復欲戰之說賈說良是杜注恐非國人大臨守陴

者皆哭賈逵云陴城也上釋名城上垣曰陴杜木杜核

俾倪埤垠字並同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

克之入自皇門賈逵云皇門鄭城門史記集解至于達路賈逵

爾雅九達謂之達說文作道云九達道似龜背故謂之

道賈逵或作道本疏杜鄭伯肉袒牽羊史記牽賈逵云

服為臣隸也同上杜以逆曰狐不天賈逵云不為天

所祐同上杜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

諸侯賈逵詩鄭箋翦割截也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

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賈逵詩毛傳泯滅也杜木杜使

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

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廼入盟賈逵賈逵云楚大夫師叔子也史記集解子良出質

賈逵云鄭大夫同上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

先穀佐之賈逵服虔云食采於彘地理志河東郡有彘縣

即周厲王所奔地章昭國語注彘晉地也按傳文稱彘

子而注稱彘季劉伯莊以此規杜實亦不然晉語稱士

魴爲凝恭子亦稱凝季卽其明證矣士會將上軍郤克
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
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

註世本桓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

子厥本厥服虔云韓厥萬元孫韋昭國語注同此杜取按史

記韓世家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據史記所

言武子蓋韓萬也後三世有韓厥與此傳正義所引世

本世次相同則厥爲萬曾孫不得云元孫也時兒子館

孫方輅世本檢出小司馬所引世本一條云萬生賂伯

賂伯生定伯簡簡生與與生獻子厥云惟此所引與世

族譜世次同則知史記及孔疏所引世本皆脫一代當

以服氏所據之本爲是知必當有賂伯定伯兩世者僖

十五年韓簡視師下杜注云簡晉大夫韓萬之孫韋昭

國語注亦同韋杜皆當用服氏服注雖無可攷然亦必

據世本可知蘇子由古史攷又以子輿爲簡之曾孫則

大誤矣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

勦民焉用之**註**說文勦勞也春秋傳曰安用勦民杜本楚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註**服虔云

釁間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

討鄭諸本君誤作軍以唐石經及宋本改正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

而舍之文選注引作赦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

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註**說文讟痛

怨也春秋傳曰民無怨讟方言廣雅讟痛也按今本作

君無怨讟昭元年傳又作民無謗讟杜注此云謗也昭

元年注又云誹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爾雅尸陳也

杜本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司馬法兵車

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高誘呂覽注及三倉

步曰卒車曰乘杜本事不好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爾雅茅明也杜本中權

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

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周

書武稱解并小奪亂口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善經也

廣雅昧冥也蒼頡篇小爾雅並同子姑整軍詩毛傳

姑且也杜本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按詩正義酌左傳作洵古

今字耳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爾雅鏖美也鄭

元禮記注者至也杜本武曰無競惟烈爾雅烈業也

杜本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

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

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弟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

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服虔云

坎為水坤為眾又互體震震為雷雷鼓類又為長子長

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兌為澤坤為地

居地而俯視于澤臨下之義故名為臨疏本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然雍為澤說

文凶害也春秋傳曰川離為澤凶按今本作壅非今據

釋文改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岳本有律句故曰律句否臧且律

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

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爾雅尸

主也服虔云主此禍也杜取此又引易師卦六五長子帥

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

春秋左傳語卷十

五

也佐之于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當也軍必破

敗而輿尸本疏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

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文選注引作罪孰大焉子為元帥師不用命

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

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

于鄆沈尹將中軍按呂覽當染篇曰荆莊王染于孫叔

敖沈尹蒸高誘注二大夫說苑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

尹而讓孫叔敖按此則沈尹孫叔敖為二人不得如杜

說又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按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

國故寢也杜同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變人伍參欲戰古今人表伍作五令尹孫叔

敖勿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詩廣雅愎狠也

杜本

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

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詩小雅搏獸于敖按

有管城杜同

晉師在敖郟之間詩小雅搏獸于敖按

今敖山在滎澤縣西北圖經滎陽有碣碣晉書劉裕留向彌守碣碣卽此按碣碣卽敖郟也釋文郟山名郡國志又云滎陽有敖亭劉昭注晉師在敖郟之間秦立爲

敖倉鄭皇戍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詩毛傳承繼也杜本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

此在矣必許之變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詩馬融論語注討治也杜本于民生之不易

詩鄭箋于曰也杜本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詩服虔云言其縷

破藍藍然本

疏本方言引作縵縵說文縵謂之縵縵縵無緣

也以敬山林方

言作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

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服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

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

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周禮疏

按杜注據

司馬法與周制不合當从服說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管序當其夜

釋文一本夜作次

以待不虞不

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

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下也

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卒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

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

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

春秋左傳前卷十

重

此文問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

晉二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

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詔使趙括從而更之

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

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

許伯欒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

靡旌摩壘而還

廣雅

摩近也淮南王書物類之相摩近

而異門戶者

杜本

按鄭康成云摩猶迫也義亦同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

服虔

云凡兵車之法射者在

左御者在中戈盾在右鄭元儀禮注蒲莛牡蒲莛也按

此則蒲莖之可爲矢者下傳云董澤之蒲是也杜注故矢之善者蓋望文生訓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節正義兩節也掉正也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爲

然也惠棟曰鄭康成周禮環人注引作柄馬釋文引徐

仙民云或作柄按此則兩本柄字故服杜訓爲飾古文

省故作兩邵竇以爲掉兩馬之鞅非也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鄭元周禮注引此節

復下有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

能進矢一而已麋興于前射麋麗龜服虔云龜背之隆

高當心者此杜取廣雅麗著也此本晉鮑癸當其後使攝

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

春秋左傳詁林

西

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

於未得世本錡犖孫疏服虔以爲犖子取此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

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

不給於鮮孔安國書傳鳥獸新殺曰鮮此杜本敢獻于從

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

挑戰說文挑撓也一曰操爭也廣雅詭撓也史記集解

引辟瓚曰挑戰摘撓敵求戰也挑撓撓撓字並通弗許

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感往矣弗備

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

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

賈逵國語注乘陵也校杜注似非喪師無日矣不如

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于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游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淮南王書作養由其高誘注曰由其楚王之臣養姓班固東都賦作游基李善注游與由同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服虔曰軫車屯守之車潘黨望其塵

春秋左傳註卷十

五

子曰塵高而銳者車來也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芻也說文在手曰芻从勺米徐鉉等曰今俗作掬非是

今據改正

杜本

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地里志南

陽郡春陵上唐鄉故唐國

杜本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

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差也故藉君靈漢書

服虔注藉借也

杜取

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鄭元周禮注引傳

車待游車之袞周禮車僕有闕車之卒從唐侯以為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惠棟曰郤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

夫門子得從父于軍鄢陵之戰范匄從文子于軍此其

證今按此亦不必遠引即此傳知營知莊子之子從其

父在軍為楚所獲又逢大夫與其二子乘皆是顯證杜

氏以為郤克疏矣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

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落戶之口○諸木戶字並謗

始亦必以終○亦文選注引此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

注文選注及各宋本訂正亦小爾雅扈止也後戶扈通用此君以此

春秋左傳卷十

三

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說文昇舉也春秋或以廣墜楚

人昇之黃顯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按此則賈本或作

昇與今本異傅遜謂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

施投衡而出非也詳見定四年傳又小尔疋碁教也○杜

此脫扃○服虔云扃橫本有橫木投于輪間一曰扃車

前橫木○本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施投衡乃出顧曰吾不

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

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

二子無顧顧曰趙侵在後○說文交老也交或作俊惠棟

俊與叟同見漢書無極山碑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

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罃世本晉大夫逝敖生

伯林父及莊子首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

地志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厨武子御下

軍之士多從之罃按厨當屬武子采邑僖十六年傳秋侵

晉取狐厨杜注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則厨又別

一地可知彼注云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亦以意定之

或不止三也每射抽矢敢罃廣雅抽拔也既夕禮云御

以蒲敢鄭注云古文敢作騶賈公彥云據左氏傳蒲非

直得策馬亦爲矢翰漢書鼂錯傳曰材伯騶發矢道同

的如渣曰騶矢也左氏傳作敢按敢騶音同納諸厨子

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罃郡國志

春秋左傳詁卷十

毛

河東郡聞喜有董池陂古董澤此同可勝既乎罃按墜

既古字同詩毛傳墜取也廣疋同知季曰不以人子吾

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郟晉之

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

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

必示子孫以無志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

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罃詩毛傳戢聚

也櫜韜也此杜本我求懿德肆于時夏罃書孔傳肆遂也

爾雅夏大也此杜本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

功其三曰鋪時繹思詩鋪罃廣疋鋪布也詩毛傳時是也

釋陳也思辭也

杜本此

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年爾雅綏安也

杜本此

說文無屢字當从毛詩作婁漢書

皆以婁爲屢毛詩亦有作屢者俗所增今據說文漢書

訂正按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梁履

繩云此蓋未經孔子刪定似爲得之夫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

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達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

爾雅幾危也杜本此

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春秋左傳卷一

三六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爾說文鱣海大魚也春秋傳曰

取其鱣鯢鱣或从京許慎淮南王書注曰鯨魚之王也

爾雅

音義廣疋鮪鮪也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

可與何通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人者則爲僮

大何之何詩何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此傳可

字當謂作何諸本竟改作何又誤今訂正祀于河作先

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爾服虔云入

楚師使楚師來入鄭也

杜本此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

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

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家語爰作突

爾雅離憂也瘼病

也爰於也

杜本此

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

史記晉世家作隨會

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

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

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核孝經有此二言當屬古

語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

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弗殺吾退蕭人殺

之王怒遂圍蕭蕭潰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

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云遂傳于蕭也按顧說

是正義殊屬曲說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

如挾纊或从光作統水經注引作皆同挾纊杜注纊綿

也本三倉遂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

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羣經音辨引作鞠窮正義

曰麥麴鞠窮所以禦溼賈逵有此言此杜取河魚腹疾奈

何諸本作奈从宋本改正曰目於眇井而拯之字林云眇井無水

也釋文方言出休爲拊休與溺拊與拯古字並通杜本若

春秋左傳諸卷十

五

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
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秋赤
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
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
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
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
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 鄭元周禮注亢
御也杜本 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春秋左傳詁林

三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
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 諸本構誤作構
从石經改正 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世本莊叔達生得闔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

羅羅生昭叔起起生文叔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

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
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
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
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
宋曰鄭昭宋龔馬融尙書注昭明也 杜本 說文龔無聞
也說苑上無聞則謂之龔按杜注龔聞也非義訓晉使

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朱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呂覽行論篇莊王方削袂吾友孔檢討廣森云削裁也

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較杜注爲長屨及於室皇

誘呂覽注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經皇同吾友桂

進士馥云及者追而及之也楚子未納屨未帶劍未乘

車急遽而走左右奉屨追及于室皇奉劍追及于寢門

御者駕車而追及于蒲胥之市此猶宋武帝往西州幸

徐羨之宅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關矣

樓室皇至蒲胥之市皆由近至遠則室皇在寢門左近

春秋左傳語卷十

三

可知尔正釋言室塞也釋詁隍虛也皇隍同是室皇蓋

卽今之擁道上實中虛今 乾清宮陛下擁道亦然莊

十九年鬻拳自殺葬于經皇同蓋經皇之在墓上卽隧

道羨道也正義云經皇當是寢門闕言寢門近之言闕

非也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呂覽作蒲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

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它乎憮于魯矣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於

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爾雅薦進也則無及也

杜本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

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賈逵云晉大夫 史記集解杜取

此世本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 元和姓纂 古人有言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

乎諺曰高下在心 失名注高下猶屈伸也 御覽按左傳

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漢書引國君舍垢 垢釋文

本或作 垢音同 失名注含忍也垢恥也 同上杜 淮南王書老子

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王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 服虔云解

揚晉大夫 史記鄭世家曰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

春秋左傳卷十

三

字子虎誰楚令宋無降說苑載此事與史記略同按惡

氏補注舍史記而反引說苑疏矣揚晉世家又作揚鄭

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

諸樓車 服虔云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者

同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

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奔之速即

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

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

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 史記

服虔云賈隊也 杜本 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

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

舍之以歸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屠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

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 夜入楚

師登子反之牀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 守將

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按杜注三十

一字皆見孫子用間篇曹公孫子注曰因敵鄉人知敵

表裏虛實之情故舊而用之可使伺侯守有官職者謁

告也上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

先知為親舊有急即呼之則不呵止亦因以之知敵情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餼食析骸以爨 文釋

骸又作骨公羊傳作骸何休注云骸骨也爨公羊作炊史

記宋世家楚世家並作析骨而炊呂覽作析骨而爨之

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 服虔曰與華

元私盟許為退師若孟在割臂與莊公盟 而告王退

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高誘淮南王書注虞欺也廣雅同潞子嬰兒之夫人晉

景公之姊也豐舒 古今人表水經注並作豐舒 為政而殺之 王符引此殺作虐

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豐舒有三

雋才 趙岐孟子注俊美才出眾者也後雋同 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 服虔云黎侯之國 三也虐我

伯姬說惠棟曰上云殺之此云虐者按尚書呂刑惟作五

虐之刑墨子引作五殺之刑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又

十八年民自內虐其君曰弑皆以虐爲殺也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說爾雅怙恃也定四年無怙富同而

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

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

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厭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說

文祿字注云地反物爲祿也从示美聲故文反正爲乏

說說文春秋傳曰反正爲乏按說文無義惟服虔云言

人反正者乏絕之道也蓋亦以意釋之盡在狄矣晉侯

春秋左傳卷十

五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說劉昭郡國志

注引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地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

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按杜注曲梁今廣平府曲梁縣

也今攷赤狄潞子國卽在潞縣晉欲伐赤狄必不反東

走五六百里至廣平之曲梁況又隔太行一山杜注可

云全不計道里矣辛亥滅潞鄧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

人殺之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

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

午晉侯治兵于稷說郡國志河東郡聞喜邑有稷山亭杜

此 酈道元云汾水又逕稷山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晉

侯治兵于稷是也以略狄土說廣雅略取也杜本立稷

侯而還及洛魏顆敗秦師于輔氏復在何論衡傳注

左傳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

必嫁是論衡引作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論衡作必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

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廣雅亢遮也鄭元儀禮注抗禦也

按杜注蓋本鄭義然詳此傳文義當从廣雅訓為是杜

回躓而顛說文躓踣也詩毛傳顛仆也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論衡而引作是爾用而先人之

治命諸本脫而字今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

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

春秋之傳卷十

五

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

又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詩大雅作

哉周毛傳訓哉為載正義曰哉與載古字通周語亦作

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

俘于周不敬釋文一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

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冬螽生饑幸之也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

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馘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玉篇引作禹傳善人稱與稱同爾雅稱舉也杜林不善

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釋文本兢兢又作矜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

之也凡火人火曰天火曰災說文裁字注曰天火裁

从火戈聲或从災籀文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為毛

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

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烝烝書馬融注烝

升也杜本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勿

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

春秋左傳詁卷一

三

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

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

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

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

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外傳作苗禁皇說苑遽伯云躒盈

苗賁皇黃生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疑即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

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詩毛傳沮

止也杜本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

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

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八月晉師還

按此年晉未嘗出師而言晉師還者惠氏補注云豈斷

道討貳之師與似有闕文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

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

沮君子如祉爾雅遄速也祉福也亂庶遄已君子

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

齊乎高麗宋本作欲已于亂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

其志庶有豸乎唐石經本作豸後改作鳩按羣經音辯云鳩辭也音豸春秋傳庶有鳩乎今文作豸

按解薦字林等皆作解豸豸解音同故杜以解訓豸

也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冬公弟叔

盂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兄

稱弟皆母弟也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

云稱弟皆為公子不為大夫者得以君為名類氏又云

臣無竟外之交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憂故去弟以

懲過鄭段去弟惟以名通故謂之貶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緡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邠人戕鄩子于鄩凡自內

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內字从唐石經增正義曰春秋諸

善魏都賦注引此作凡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為文也李

大司馬之職賁公彥正義引左傳作凡自內虐其君曰戕

又云自內虐其君曰殺者晉人殺其君蒲是也更是確證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

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史記集解杜預此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

有寵歸服虔云襄仲之子杜預此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歸服虔云三桓魯桓公之族杜預此孫叔孫季孫上同與公謀

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歸服虔云援助也仲殺適

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上同賊宣叔怒

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離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歸

惠棟曰士喪禮曰主人髻髮袒鄭注云古文髻爲括是

括爲古文髻也

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公還

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傳卷一

